羣鶯亂飛

文馮衡　畫家裕

也算是夫唱婦隨了

任青再徵求了朱瑛與梅琳的同意。星期日八點，沈慕與任青先到那家川菜館，大衞已在，不久，朱瑛與梅琳也來。他們五人喝了大號、二號白蘭地各一瓶，大衞汽車坐五人不成問題，以會變成這個樣子，是與她的媽媽自小嬌縱分所開的。其實那些溺愛不明的媽媽，絕對不嬌縱分之爲慈母，只能稱之爲劣母，她所造就的不但是敗兒，還會是刁蠻女。

阿玲就是由劣母造就的一個不折不扣的刁蠻女。她是獨女，父母沒有兒子，連女兒都只有一個，自然是如珠如寶，李家自然不是什麼富有人家，卻也家道小康，阿玲的爸爸不到大錢，然然不到大錢，卻是終有餘裕，以分期付款。

嬰息時期的號哭，也常常是有大人的眼色行事的。如果可以起到作用，她自然會懂得用號哭作爲要脅，以達到她的要求。阿玲自小就會使用號哭，無恐，去換取媽媽的讓步，以滿足她的要求。

一個刁蠻女，一個自小給媽媽寵壞了的女孩，實書成績差，不能考上大學，星期五，作星期日在家飯，任青說：

「由吉姆請，」

「我請。」沈慕說：「我要找一個陪伴，他不是成員。」

「先生？」任青問。

「是的，先生。」

「你爸近來錢多？」任青問。

「錢？我會贏。」沈慕也笑着：「小傷不去大財不來。」

「那大是肥肉。」

「是的，八點吧？」

「我們試一夜，上床也可接吻，接吻就在上床前前已！」

「接吻未必與性愛有關吧！我們要接吻，非接吻不可。」

「那可以。」

「我們要抵抗得住。」

「在你已經是抵抗了。」

「抵抗自己的衝動。」（一九五）

十一：自小給媽媽寵壞

慈母多敗兒這一句說話，充滿着哲理，相信是前人總結了無數的經驗才得出來的結論。阿玲所以會變成這個樣子，是與她的媽媽自小嬌縱分所開的。其實那些溺愛不明的媽媽，絕對不嬌縱分爲慈母，只能稱之爲劣母，她所造就的不但是敗兒，還會是刁蠻女。

阿玲就是由劣母造就的一個不折不扣的刁蠻女。她是獨女，父母沒有兒子，連女兒都只有一個，自然是如珠如寶，李家自然不是什麼富有人家，卻也家道小康，阿玲的爸爸李文強然然不到大錢，卻是終有餘裕，以分期付款。

嬰息時期的號哭，也常常是有大人的眼色行事的。如果可以起到作用，她自然會懂得用號哭作爲要脅，以達到她的要求。阿玲自小就會使用號哭，無恐，去換取媽媽的讓步，以滿足她的要求。

一個刁蠻女，一個自小給媽媽寵壞了的女孩，實書成績差，不能考上大學，星期五，作星期日在家飯，任青說：

「由吉姆請，」

「我請。」沈慕說：「我要找一個陪伴，他不是成員。」

「先生？」任青問。

「是的，先生。」

「你爸近來錢多？」任青問。

「錢？我會贏。」沈慕也笑着：「小傷不去大財不來。」

「那大是肥肉。」

「是的，八點吧？」

「我們試一夜，上床也可接吻，接吻就在上床前前已！」

「接吻未必與性愛有關吧！我們要接吻，非接吻不可。」

「那可以。」

「我們要抵抗得住。」

「在你已經是抵抗了。」

「抵抗自己的衝動。」（一九五）

他們請了七八分鐘分別，沈慕先送了大家，星期五，作星期日在家飯，任青說：

「我請。」沈慕說：「我要找一個陪伴，他不是成員。」

「先生？」任青問。

「是的，先生。」

「你爸近來錢多？」任青問。

「錢？我會贏。」沈慕也笑着：「小傷不去大財不來。」

「那大是肥肉。」

「是的，八點吧？」

「我們試一夜，上床也可接吻，接吻就在上床前前已！」

「接吻未必與性愛有關吧！我們要接吻，非接吻不可。」

「那可以。」

「我們要抵抗得住。」

「在你已經是抵抗了。」

「抵抗自己的衝動。」（一九五）

他們請了七八分鐘分別，沈慕先送了大家，星期五，作星期日在家飯，任青說：

「自我宣傳？」

「你看將來。」

「星期後，沈慕在店裡接到那公的電話：

「最近店裡情形如何？阿華！新成員來了。」沈慕說。

「水準如何？」

「很高。」沈慕又故意賣關子：「高級十分理想！你此刻在何方？」

「他在我的辦公室中。」

「他還不知道我請了你——」

「他還之後是很得意的。」

「快把和大衞結婚吧！」

「過一明年再說。」